

钱中文

钱中文 || 著

纪 术 笔

世 学 随 系

十 国 化 大

二 中 文

学 术 文 化 随 笔

二 十 世 纪
中 国 学 术
文 化 随 笔
大 系

钱中文

学 术 文 化 随 笔

● 钱中文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中文学术文化随笔/ 钱中文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ISBN 7-5006-3768-3

I. 钱… I. 钱… II. ①钱中文-文集②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4822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河北遵化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10 印张 2 插页 193 千字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 15.50 元

总序 / 王岳川

第一编 新理性精神篇

在意义、价值失重面前 / 003

旧理性之后人的艰难生存处境 / 006

人文精神, 生存的底蕴 / 011

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 / 020

第二编 文学理论篇

原始审美意识的自觉 / 033

神话演变与神话原型 / 039

文学的前形式 / 049

诗歌形式发生的前奏 / 056

前文学向文学过渡的审美中介的形成 / 067

诗歌呼唤形式 / 071

艺术思维的新质与“有意味的形式” / 076

二十世纪文学观念的多种走向 / 081

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 / 116

第三编 评论随笔篇

- 引进与同化/133
审美方法的选择与可能/138
文学的诗情/143
文学批评中的价值取向问题/150
小说:自由的形式/157
长篇小说的命运/165
三言两语——名家著作推荐/172
随笔三篇——莫泊桑短篇小说短评/179
神话、反讽与民族文化精神/186
七月,这潮湿而闷热的七月/213

第四编 序跋篇

- 果戈理《死魂灵》中译本前言/227
谢德林《现代牧歌》中译本前言/233
《法国作家论文学》中译本前言/240
尧斯《审美体验论》中译本序/250
《文艺理论建设丛书》总序/256
陈良运的《中国诗学批评史》序/259
面对文论的建设——与金元浦博士对话/268
一套具有学术品格的好书——《黄鹤文论》总序/273
《生命的沉醉》的沉醉(代序)/276

【目 录】

周发祥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序/279

祁志祥《美学关怀》序/283

《文学发展论》增订本跋/287

钱中文年谱简编/293

艰难的选择(代跋)/298

第一编

新理性精神篇

第一编 新理性精神篇

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
新理性精神

在意义、价值失重面前

二十世纪是文学艺术不断花样翻新的时代。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时时更新自己的手法,拓展生活的广度,深入开掘人生,那十九世纪的批判精神至今一脉相承,余韵犹存。现代主义文学中不同派别的一些优秀之作,倾情于二十世纪初的人的生存的艰辛与伤痛,恰如悲怆的交响曲一般,令人回味无穷。

随后,现代主义又受到指责。那些在语言哲学与语言学哲学思潮流行中出现的诸种形式主义并受其影响而产生的作品,在发现与运用语言自身逻辑、能指方面,发展到了极致。语言能指功能的自由运用,可以使作者自如地组织话语,随心所欲地结构句型、叙事形式,从而使艺术形式不断出新。如“新小说”、“新新小说”、话页小说即类似于扑克牌式的小说,页码可以自由穿插,故事可以任意连接;此外还有“不可解的”小说等。另一方面,由于这些

文学新品种将文字自身逻辑的变化视为艺术目的，在理论、写作原则上的极端化，使得其创作目的趋向于游戏，文化意义受到排斥，艺术的终极追问遭到放逐而陷于解体。这类作品的出新，是作者任意书写的任意形式，和艺术价值的淡化与消解是共生一体的。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说，一些作家（指外国的）由于拒绝对生活的美学证明，结果便走向对本能的完全依赖。“它以解放、色情、冲动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猛烈打击着‘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和动机模式”。^①人在自我失落中自我娱乐，而鉴赏趣味则无需挑剔！于是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的不少作品中，被压抑的性本能、原始欲望，有如挤破了潘多拉的铁盖，争相释放出来，演出了许多离奇古怪的乱伦、性倒错、性疯狂的故事，特别在大宗文艺中尤其如此，显示了文学艺术贬值、堕落的一面。

八十年代上半期，我国文学艺术的探索，是摆脱旧有的束缚、标举着一种人文精神，恢复自身的价值，走向创新之路的运动。随后这一探索，深受西方各种社会哲学、文化艺术思潮的影响。令人眼花缭乱的是，当这些思潮如潮水般涌来之时，也正是我国市场经济举步入轨之日。八十年代中期，不少人文知识分子突然发觉，自己已被抛入了物的世界，现今一切都飞速地围绕着物与权在旋转，一切都为实利目的所侵袭。现实生活的冲击是最基本的，人们长期为生活中的假大空的连篇谎话所困扰而被弄得晕头转向。昨天看来分明是光华四射的神圣之物，今天却发现不过是一堆俗不可耐的腐朽与霉烂。现实中的深沉卑污，使信仰黯然失色，它无情地嘲弄了自

己。理想的解体是现实自身的解体,这是对变异生存的蔑视与不信任感,它使不少人也使不少作家四顾彷徨。一些作家走向世俗,面向底层,描绘普通人的生存的尴尬与卑琐的生活状态,拓宽了创作的领域。有的作家则躲开崇高,在嘲弄虚妄的崇高的同时,调侃任何崇高,甚至羞耻与良心,这就走向了虚无。有的投入“叙事策略”的追寻。他们以语言能指的自由挥写、叙事形式的多样变幻为创新目的,写得认真,玩得投入,一时有如在文坛上吹过一阵新风。但是意义的消解和形式构成的自由性,削弱了审美的生成,给阅读带来了困难。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文坛上不少作家表现了对人的自然本能的崇拜与激赏。在这方面,一些原本是写作严肃的作家竟也未能免俗。穿插于小说中的大量性事描写,一时使京城纸贵,显示了严肃文艺中的颓唐一面。有的评论家今天以优美的辞藻赞扬那种灵肉随时随地获得满足的粗俗快感,明天又在报刊上大唱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应如何如何的高调,表现了文艺批评两面性的实用主义姿态。至于在大宗文艺中,以颓废情绪为基调制作出来的书籍,更是随处可见,表现了文学艺术的反文化的一面。

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下滑,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贬抑,是一种相当普遍性的现象,虽然它并不代表文学艺术的全部精神。看来,二十世纪文学艺术意义的日益失落,与人的生存质量、处境密切相关。今天,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重新理解与阐释人的生存与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立足点,新的人文精神的立足点,这就是新理性精神。

旧理性之后人的生存困境

新理性精神将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而非独断的霸权思维出发,首先来审视人的生存意义。一百多年来,人在生存中所遭受的挫折感不断弥漫,从东方到西方,由西方而东方。一种是有形的人的生存的挫折感。例如列强的侵略压迫、掠夺屠杀,使被压迫者的生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它给人们留下的伤痛连绵不绝,至今犹存。由于东方侵略者失败后未受应有的惩罚,至今未赔偿受害者应有的损失,所以他们的后裔也至今未有公开的认罪感。一种是无形的人的生存的挫折感,它是由社会环境促成,人身上深层的精神生存的挫折感。它几乎无处不在,显得持久而震动人心。

西方学者说,西方人经历了上帝之死,父亲之死,知识分子之死,作者之死,一直到人的主体性之死的灾祸。“上帝、国王、父亲、理性、历史、人文主义,已经匆匆过去,虽然在一些信仰园地中余烬犹存。我们已杀死了我们的诸神”。^②随后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法国学者利奥塔德在1979年发表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指出: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③何谓元叙事?即西方启蒙运动后形成的崇尚“同一性”、“整体观”的思辨哲学,那些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科学求真的基本话语。后现代主义者还认为,叙事与科学范式不可通约。这无异是说,过去的思想、理论全受到怀疑。“现在我们一无所有,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暂时的、自我创造的、不完整的,

在虚无之上我们建立我们的话语。”④上帝死了，信仰崩溃了，人嘲弄了自己。那十八世纪曾被宣扬一时的理性与理性王国，原来不过是乌托邦的幻影，理性、崇高变成了欺骗。人突然觉得无所依附，以至于一无所有，一切无不都是过眼云烟，茫茫虚无。精神的失落，给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就是他精神性的生存的挫折感。卡夫卡在1910年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到他所体验过的那种生存的绝望：“我就像是一块石头，一座自己的墓碑，那碑上既没有怀疑也没有信仰，既没有爱情也没有憎恨。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怯懦，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希望。然而，就是这希望也不过是碑上的铭文而已”。十二年后他又写道：“……我的内心只有绝断的幻象，尤其我在那里（希望之地迦南）是芸芸众生中最痛苦的人时”。⑤这种真正的彻骨之痛，表达得何等深沉；这种没有希望、没有出路的情绪的人，就像一个步入死胡同的落魄者，欲前无门，突围无力，所谓走投无路即是，使人不胜凄惶。在二十世纪西方的哲学中，特别是存在主义的哲学中，人的焦虑被作为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生存的焦虑源于人所处现实社会的分裂、破碎与它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人在其生存选择中难以预测自己的命运，他不明白何时会被什么灾祸所吞没。布洛赫说：“当焦虑超出生物学的范围，只是作为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尤其作为焦虑之梦呈现出来时，它在本质上就是以自我生存本能受到社会障碍为基础的。事实上，这是惟一毁灭性的，甚至把愿望转向其反面的内容，它最终使焦虑变成绝望。”⑥焦虑大面积地弥漫与不断深化，

演化而为绝望,使人成空虚的人,扁型的人。

其次,当哲学家、文学家写到因上帝死去而留下难以弥补的空缺时,物的挤压则如排山倒海之势随之而来,而且随后这种挤压愈演愈烈。诚然,人要生存,需要衣食住行,需要不断提高、改善它们的质量。人在对物的需求中,形成一种物欲,它一面激发人的热情,使财富不断被创造出来,使人不断获得物的满足与享受,这是不容争辩的。然而对物的无尽的追求的内在规律,也造成对人的挤压,物的阴影遮蔽了人。物欲的发展不断转化为对金钱权力的追逐,使自身成为一种异化力量,使人变为物的奴隶。首先,这力量是物质的,当它与权结合,一夜之间就可造就成千上万的暴发户与亿万富翁,在物质上掠夺另一些人,人被物挤兑。于是我们见到在尤内斯库的满舞台的“椅子”中,不见了人。其次,这力量又是精神的,它使社会时弊丛生,贪污盗窃、损公肥私层出不穷,甚至利用公众的失语与无言的地位,变本加厉地进行,使社会普遍需要的公德、伦理蒙上血腥的污秽。人间的羞耻、良心、血性、同情、怜悯、诚实、公正、正义等等,进入了新的衡量秩序,即要以斤两来计算它们。人们可以围观人的死亡过程,可以容忍光天化日下的污辱,可以逼人嫖娼,把不从者当众扑打致死。物的挤压使不少人的人性泯灭,使人的兽性恶性膨胀;而对于那些洁身自好、无所依傍的人来说,物的挤压使他们陷于清贫,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精神伤痛。不少人由此失语,失去批判和反抗的能力,从而孳生了各种各样的宿命思想与悲观主义。在这物化的时代,历史、现实都可以用谎言替代,一切都可以进行机械复制,动用美容

手术,从物质到精神;一切都可以假冒,一切都被弄得真假不分,一切都优劣难辨。物的挤压,制造了大量在精神上污秽的人,失去灵魂的人。这在文学作品中已描写得很多,莫里亚克式的人物,卡夫卡式小说中的人物,荒诞派文学中的人物,比比皆是。他们或是毒如蛇蝎,或是形同枯槁,或是状如幽灵,徒具人形。

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平庸的人。高级消费、电视广告,时时提醒人什么是“美满生活”的象征,它们刺激人的需要,教导人如何模仿电影明星,装演员姿势。它们劝导人关心享乐,打破旧禁,放纵情欲,及时行乐。它们影响社会舆论,改造文化。上述情况不仅外国有,在我国也是如此,在文艺中也属常见现象。在电视中,天天有人开导你如何吃喝,购买皇家气派,装出贵族风度;要不,就一批批教授、学者、经理、演员、明星,被节目主持人哄得满台乱转,猜猜普通常识,猜不出做出怪相,逗人一笑,玩玩大人排排座、吃果果、玩家家式的游戏。

再次,科技的进步的复杂影响,造成人文精神的下滑,制造了无数渺小的人。科技的发展,无疑是人的认识、创造能力无限可能性的体现。科学家对自然、宇宙奥秘的深入探索,理应使人的认识与理论,具有更高的敞亮的品格。但是对于不少人来说,甚至不少科学家来说,却并未在精神上摆脱神秘主义的束缚,而陷入哲学上的怀疑论与极端的相对主义。对事物认识的相对性是必要的,但使相对观点极端化,必然会在对待万事万物上形成一种亦此亦彼、什么都行的思维方式,导致对价值、真理的怀疑,最后放弃终极追问。在后现代工业社会,科技高速发展,

信息媒介已进入千家万户。科技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却不断建立起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几乎形成了对人的绝对统治。在知识激增的时代,人们“听见被人说过的东西是如此之多,并发现关于万事万物的看法可以自圆其说,因而他们感到对一切都毫无把握”,^⑦没有一种解释可以独霸称雄。加之,人们的教学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即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人文因素急剧减弱,因为如今人们只需坐在终端机前就可获得必要的信息和知识。于是传统的人文科学受到强烈的挑战,这使人感到人文科学日渐失灵。同时在一些技术官僚看来,人文科学简直不屑一顾,因为它们不能创造物质财富,无法带来经济实惠。这样人文科学也就被逼放弃自己的合法化地位,而常常被悬置起来。但是人文科学的悬置与失灵正是人文精神淡化的表现,正是使人何以为人的人文精神的下滑与堕落。于是我们在不少作品里看到,一切都动摇了,好像人人都是百万富翁,但觉得所有人却一无所有,住所陈设豪华闪光,而个人的精神愈益匮乏、贫困,似乎谁都没有忘记自己的突然贬值,因为它太令人痛心疾首。于是:“自然的趋势是去寻找比自身价值更少的东西”。^⑧

二十世纪由于社会的频繁动乱,使不少人在失去信仰、理想之后,而变得内心惶惶,成为扁型的人。二十世纪由于物的极大丰富,普遍地追求物欲,而使不少人道德沦丧,成为精神上丑陋的人、平庸的人。二十世纪由于科技霸权的建立,使不少人失去理智的澄明,而成为不能正视自己力量的渺小的人。人的价值的低落、贬值,促成了他的精神生产的自虐性的堕落。那么希望何在?古茨塔夫·

勒纳·豪克在其《绝望与信心》一书中谈到人的悲观绝望的处境,只是他的一个方面。人还有另一方面,即信心的一面。他认为这信心的一面,恰恰来自人的自身:“希望之所以转化为信心,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偏狭的先定的意识形态(无论是种族的、阶级的、国家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的普遍消除……各民族之间尽管还存在着对立,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却在相互接近。艺术具备了世界主义的特质。”^⑨他认为,无论是焦虑与绝望还是希望和信心,都根源于生物生命的自身。“在今天的文学和艺术中,如果我们只表现焦虑之梦和绝望的歇斯底里,而不去表现希望和信心,乃至……确信的情绪,那么毫无疑问,这是表现了‘自然’生命的一半。”^⑩豪克对人、世界表现了乐观主义的态度,值得赞赏。但其具体观点看来不能完全同意。例如说到意识形态的普遍消除,这并非现实的事。例如,各国人民在精神、经济上有所接近,但文化隔膜至今很深;不少人在宣扬世界主义艺术,但是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主义艺术不过是科技发达国家的某种艺术标本而已。又如他寄希望、信心于人这个“生物”与“自然”生命本能的另一面。但是毫无疑问,人只有作为“社会”生物时,他的理想与信心才能成为他的本质面。

人文精神,生存的底蕴

新理性精神难以力挽狂澜于既倒,但它绝不会去推波助澜。它要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照下,弘扬人文精神,以新的人文精神充实人的精神。